



责任编辑 郭亮 美术编辑 王玺 校对 张武
2022年5月11日 星期三 11 2553776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sq@163.com

“时光吧”线索征集

经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走过的路，跨过的坎儿，与你携手相伴一生的人，共同构成了现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你。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乐意做个忠实的倾听者和记录者，让你的故事为更多人所知，传之不朽的目标太过宏大，至少你的经历可给后来者一种警醒或者力量，某种意义上而言，也算是财富的传承。

这里是24小时不打烊的“时光吧”，虽无盛宴以待，但有淡茶数杯，沙发免费，期待您的光临。

聆听热线：17707331036(温)

王长征(左)在“生产车间”教学员如何制作吊牌

王长征(右)向“孩子们”展示他们自己制作的毛笔



58岁的王长征个头不高，剃着利落的短发，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但鬓角处冒出的斑白点却有些“暴露年龄”的尴尬，王长征将之归结于这两年疫情冲击，诸多想法不能实施，想事情太多的缘故。

作为株洲社会养老行业的先行者，三湘福星园老年公寓创办人的王长征，这些年所获得的包括“中国好人”“湖南好人”“株洲市道德模范”等在内的荣誉都与养老行业息息相关。近几年来，王长征在运营老年公寓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创办的残疾人工疗站上，为智力残疾和轻度精神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日间照料服务和辅助性就业工作，并在这过程中与站内这群有些特别的“孩子”结下难得的缘分。近日，王长征做客时光吧，分享他跟他的36个“孩子”的故事。

以下为记者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做养老行业的“缘分”

我是桥梁厂的子弟，电大毕业后分配在厂里的离退休办工作，日常就是为厂里的离、退休老人处理各种事情，对各级政府层面出台的各种养老政策也一直留心，也许，这就是我日后投身社会养老事业的特别的缘分吧。

是2011年吧，跟几个朋友春游，到石峰山脚下采薇，无意就发现了现在我们的老年公寓的这块地方，当时，这里是一所废弃的学校，占地颇大，就在石峰山脚下，清水塘街道办事处，空气好，藏身小巷深处，清静，从小巷走出不过百数十米便是熙熙攘攘的大马路，去哪儿都方便，做养老场所再合适不过了。

我找了几个朋友，凑了百把万，把这个废弃的学校盘了下来，改成老年公寓对外开放。老实说，头两年运营的情况并不理想，最多的时候也就18名老人入住，我们是非营利性机构，收费很低，运营得很艰难，我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全院上下就六个工作人员，两个护工，一个厨师，一个门卫，副院长是我朋友，也是股东之一，还有我这个院长，都是一人身兼多职，忙里忙外，成天没个歇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搬到了公寓里住，就是为了应付晚上的突发状况。

所幸后来靠口碑慢慢做起来，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2016年，我们又争取了政府的补贴政策，运营也算是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很多媒体报道我，说了不少好话，给了不少荣誉，我总觉得有些受之有愧，我是做养老公寓的，住在这里的老人都是子女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照顾送到我这里来的，我收了他们的费用，肯定要照顾好的，包括我自己的娘老子，也住在这里，我怎么对自己的娘老子，就怎么对住在这里的老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都是理所应当的事吗。

以工代序的尝试

然后便有了2017年新增的日间照料项目，政府也支持，每年都有一定费用扶持，再加老年公寓的盈利补贴部分，尽管新增的日间照料项目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基本也能做到收支平衡，很受那些家境不太好的精神类残疾人家庭的欢迎。

因为我老兄的这个病，我清楚地知道，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固然可怕，但在病情稳定期，也只是个反应稍迟钝些的普通人，有一定的生活自理和从业能力，针对这种情况，国内一些先进的医疗机构往往采取以工代序的做法，培训残疾人参加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的手工劳作，稳定病情的同时，亦可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在其次，最主要的是，能最大限度提升这些常年被视为家庭负担的残疾人的自信，使他们也成为社会大分工中的一环，尽管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一点，所谓的“工疗”一解，解放一家、造福一方”的理念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经过多方考察后，我也在我们的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之外成立了残疾人工疗站，为智力残疾和轻度精神残疾人

36个“孩子”

写自己的名字啊，记下家里人的电话号码之类的，尽管进度慢了点，基本上都能够掌握，最有意思的是礼仪教学，教他们最基本的社交礼仪，你好，谢谢，再见之类的，我记得有段时间是教他们跟人打招呼，见面了要说早上好，然后，整个工疗站都是此起彼伏的早上好，早上好，到下午放学，有两个细仔在院子里碰到了我，开口就是，王院长，早上好，把我也逗乐了……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辅导员说，就把这些细仔当成幼儿园的孩子，一个是爱心，二个是耐心，当自己的低幼龄的孩子带，肯定错不了的。

工疗站运营有5年了，进进出出的，现在站里有36名细仔，年龄在16岁到55岁之间，多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智力发育停留在4到7岁，原本应该更多的，只是站里目前的条件容纳不了更多的病患，去年是打算将场地扩大的，可疫情以来，公寓那边效益下滑——好多老人的子女因疫情影响收入下降，就把老人接回家，或者送乡下老家请亲戚照

顾——再加政府缩减开支，原有的一些针对工疗站的扶持政策也收了回去，说实在的，我也理解，毕竟特殊时期嘛，我这头发，都是这两年白的，愁啊！

这几天我在跑贷款方面的事，我还是想把这个工疗站的规模扩大一些，接收更多这样的细仔来“以工代序”；养老公寓那边，其实已经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只是眼下特殊时期，暂时遇到些困难，去年我请了专业的人来管理，我相信年轻人比我有更好的运营思路，等疫情消停了，肯定会运营得更好。再一个，我还有些希望，有没有爱心企业可以把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但利润相对好一些的活计给我们做，我想给工疗站的细仔们涨涨工资。

这两年疫情，大家都不容易，我在外面各种跑，心也是蛮累的。但只要回到工疗站，“车间”里走一圈，细仔们争先起立，一个比一个声音大地喊王院长好，眼神里没半点杂质，是真心地喜欢你这个人，就觉得外面受的那些苦啊累啊什么的，也是值得的。

真情

白发那么近 时光那么远

李东花

那一年，我七岁，母亲三十九岁。秋夜凉如水，我突然发起烧来。母亲摸着滚烫的额头，急急地背起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乡里的卫生院。我伏在母亲的背上，听着远远近近的虫鸣声，听着母亲粗重的呼吸，把脸埋在母亲发间，嗅着那熟悉而亲切的味道，让我心安，慢慢地进入梦乡。医院里，母亲安顿着我打点滴疼痛而哇哇大哭的我，灯光下，瞥见母亲的黑发间有一丝白，格外的刺眼。是不是一阵又一阵的秋风，吹落了叶子，也吹出了母亲那根白发。我轻轻伸出手，摸摸母亲的白发。在我的幼小心里，母亲不会老，永远是眼睛明亮，头发乌黑的那样。

那一年，我十七岁，母亲四十九岁。暑假过后，我要回百里外城市上高中。母亲早早起来，点火、和面，给我做饭。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当地响着，母亲忙着切菜、拌面，还不忘往灶膛里加几根木柴。一会儿工夫，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了我面前。母亲做的，依然是我最爱吃的糊汤面。绿豆杂面条、芝麻叶、花生碎、黄豆、碎芹菜，这些普通食材，经母亲巧手烹调，在我的眼睛里，便是难得的美味。我低头吃着，那香味在舌尖打滚，便落在心上。阳光里，我抬头，又看见母亲的白发。乡下忙碌的日子，稠得像树上叶子，我不知道母亲那稀疏的白发，是哪一天长出来的？只是那星星点点的白，刺痛我的眼睛。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母亲五十八岁。喇叭声，《百鸟朝凤》的曲子欢快喜庆，吹落母亲的眼泪，也吹疼我的耳朵。这个特殊日子，亲友们围着我，祝福声声，笑语盈盈。惟有父亲沉默无言，母亲穿着大红的衣服，和父亲一起端坐在藤椅上，接受我们的拜别。出门时，母亲拉着新姑爷的手，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把闺女交给你了，好好待她！”朦胧泪光里，俯瞰母亲的白发，似乎更多更密了。那个秋天，忙碌着帮我张罗嫁妆的母亲，是沉默的，沉默如田间丰硕的庄稼。母亲默默给我缝制喜被；被面是母亲托人从杭州带回的。被面展开后，大朵牡丹花在阳光下摇曳生姿。母亲想说的话，都缝进了密密的针脚里……

那一年，我五十岁，母亲八十二岁。女儿上班时不小心崴了脚。我和爱人接到电话，一刻也不敢耽误，开车赶到省城去接她。看着女儿红又肿，心疼得掉眼泪。接下来日子，我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女儿身上，带她去医院诊疗，给女儿买各种她爱吃的水果和零食。周末早上，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母亲，只见母亲用手抹着额头汗水，气喘吁吁道：“我来看小雨，她的脚好点没？”我愣住了，不知腿脚不便的母亲，走了多久才到我家，也不知母亲费多大力气，才上到我们家四楼的。我的心如草尖划过，瑟瑟地疼。我好久没回家看父母亲了，只愿忙女儿的事情。母亲久等时，我送她去车站。母亲老了，那一头的白发，萧瑟如风中的芦苇，洁白如山巅的积雪……

白发那么近，时光那么远，在一程一程的光阴里，母亲的爱如影随形，不知疲倦地追随着我；走过清风艳阳，踏过霜寒露冷，如白发一般，在岁月中深染！

王长征：我和我的36个“孩子”

口述/王长征 采访/郭亮

旧事

儿时的后院

百夫长

儿时，我家住在三间土屋里，前面天井，后面院子。只要推开后门，便仿佛打开了纳尼亚的魔衣柜般，瞬间进入一片青绿的海洋。后院周边栽种杨树、椿树、苦楝树，树与树之间用竹篱笆连接。中间是一畦畦整齐的菜地，长年种满瓜果蔬菜。西北角是一片竹林，微风吹过，翠竹轻轻摇曳，竹影婆娑，“飒飒”作响。靠近土屋的空地上，种有数棵果树，花开时节蛇紫嫣红，为后院增色不少。

菜园在后院中占地面积最大，也最为热闹。“畦畦韭菜绿，十里稻花香”。冬去春来，首先登场的是韭菜，每年春天，母亲都会种上长长的一畦。除此之外，她还会种上香菜、生菜、南瓜、茄子等等。清明过后，各种菜花竞相开放，红黄粉紫，争奇斗艳，招来了蜜蜂，惹来了蝴蝶，引来了蜻蜓，好一幅“莺啼燕舞蝶儿忙”的热闹景象。夏秋之际，黄瓜、苦瓜、丝瓜高高在上，辣椒、茄子、西红柿甘居其下，各种瓜果高低错落，各得其所。到了冬天，唱主角的换成了萝卜和白菜。母亲的腊肉火锅少不得白菜，而大骨头炖萝卜，也是绝配。当菜园被皑皑白雪覆盖时，一年的时光便悄悄溜走了。

如果说菜园是母亲的，那竹林便属于父亲。历经岁月洗礼，竹林越长越密，青翠欲滴。农闲时，父亲从后院砍来竹子编出各种各样的筐篓菜篮，一部分留下自用，一部分卖钱补贴家用。有时，父亲还会用竹子编制一些稀奇好玩的玩意儿。有一年腊月，村里准备成立龙灯队，父亲自告奋勇地担当他负责，不要大家出一分钱。然后，父亲开始没日没夜地鼓捣他的龙，先照着书本在纸上画出龙的样子，然后用篾条编制龙头、龙身、龙尾，随后又买来五颜六色的布，缝制好后张挂在龙身上，最后再用漂亮的贴纸装扮龙。寒冬腊月，老家晚上的气温零下二三摄氏度，父亲双手长满冻疮，眼疾复发痛得流泪。父亲不为所动，小年前夜，终于把龙灯做好。那年春节，龙灯给村人带去从未有过的欢乐，父亲也乐得开怀大笑。

放眼整个后院，我唯独对那几棵柚子树不太喜欢，总觉得柚子太涩太苦，父母亲却拿它们当宝贝。父亲抓了野味回来，必会在锅里放上几片柚子叶调味，然后叫上三两个朋友畅饮。父亲为人敦厚，酒量又不好，每饮必醉。后来，父亲便得了胃病，经常半夜胃疼。有一天，母亲寻来一个治病偏方，需将半熟的青皮柚子煮熟后食用。有一段时间，父亲便戒了酒，天天皱着眉头吃柚子肉，啃柚子皮，喝柚子汤。半年后，也不知道是柚子的功劳，还是戒酒的缘故，父亲的胃病果然好了。一想到父亲吃柚子时的痛苦表情，我对柚子便更加讨厌。长大后，我才知道，其实柚子是无辜的，好品种的柚子水多味甜。想到柚子曾为父亲减轻过病痛，我愈发觉得愧对那几棵柚子树。

岁月荏苒，时过境迁。早在三十多年前，土屋便不复存在。父亲去世那年，母亲又叫人砍掉了竹林。此后，家中一度无人居住，菜地由此荒芜，果树大多凋零。五年前，老家修了新房，母亲回家常住，在屋后养鸡种菜，种花种草，后院这才慢慢重新焕发生机。

儿时的后院，像一部古老的时光机，静静地守在那里。夜深人静之时，每每想起故乡，我总会忍不住想起它，心里便会生出许多慰藉，那里有我永远割舍不断的童年记忆，那里寄托着我多年之后的田园梦想。